



中国民生银行

CHINA MINSHENG BANK

## 三言堂

三人行 有我师  
中国晚报优秀专栏

## 先有父母心 再做教书人

□陈少波(南安市教育局党组书记、局长、教育系统党委书记)

十几年前,我还是一名“教书人”。教室的窗外,操场的一角,有一棵新栽种的银杏树,不过一人高,直径刚有拇指粗。我时常站在窗边望它,看它一年年抽绿、泛黄、洒落一地碎金,像极了每三年从我身边离开的一届届学生——来时青涩,走时笃定,而我,始终是那个目送他们走向远方的人。

与这份守望相伴的,是我心里时常回响的一句话:先有父母心,再做教书人。

这份“父母心”,不局限于课堂之内,也在课堂之外无声滋养。

“父母心”是不急于求成的耐心。十年树木,需要时间;育人成才,更需静待花开。我的学科是历史,但历史不只是课堂上的事件与年代。有时,在课后,在走廊里、操场上,学生跑来问我:“老师,岳飞明明可以逃,为什么非死不可?”司马迁忍辱负重,值吗?这些追问,正是教育真正发生的时刻。我不急于给他们结论,而是陪他们慢慢聊、慢慢想,就像父母陪伴孩子学步,一步一步,不急不躁。

“父母心”是将心比心的共情。世界上最无私的两种爱——父母之爱与教师之爱,都在于“以心化心”。而这往往发生在课堂之外:学生低头不语时,你轻轻拍他的肩,掌心的温度比任何话语能先抚平他的倔强;黄昏操场散步,你一句“这次跌倒不是终点”,拨开他心中缠绕的迷雾……看似微不足道的瞬间,没有教案,也不计分数,却如春风化雨,于无声处完成了教育塑造人心的使命。

“父母心”也将收获时间的回响。最让我动容的是,十几年后的一个深夜,手机突然弹出一条微信,是当年听我讲辛弃疾的学生发来的。“老师,今天翻书读到辛弃疾的一首词,突然就想起您站在教室门旁讲课的样子,连您说‘要守着心里的光’都记得,历历在目。”那一刻我明白,教育并非单向的付出,“父母心”种下的信念与温度,会在岁月中生根发芽,长成彼此人生里的温暖印记。

如今,我已离开原校。那棵窗外的银杏虽被移栽他处,却依旧枝繁叶茂、亭亭如盖,守着四季轮回。变的是校园景致,不变的是每一位教书人如父母般的守护——不仅在课堂之内传授知识,也在课堂之外,以真心换真心,以耐心等成长,静默地、坚定地守护着一个个生命的绽放。

## 课堂之外天地宽

□曾昭亮

初夏的一个下午,在戴云山下的中小学社会实践基地旁,我遇见一群刚参加完劳动实践的学生。他们脸上挂着汗珠,腿上沾着泥土,一路说说笑笑,部分学生还顺手带回了几颗青菜,颇有“带月荷锄归”的意境。

青草的芳香、泥土的气味、环境的新奇和实践活动的趣味,让他们暂时抛开课业负担的烦恼,在与社会实践对接的场域中获得了另外一种形式的成长。

记忆中,小时候大部分课堂之外的时间,我都是跟着父母、兄弟姐妹进行体力劳动。从田间地头的挖地割稻,到陶瓷工厂车间的包装搬运,手指常被勒伤割伤,长出血泡。感受到了汗珠子掉地上摔八瓣的真切体验,早早地把劳动的艰辛和苦累尝了个遍。但也收获了身心上的成长,锻炼出一副好身板,培养了诸多好习惯,形成“有付出才有回报”的朴素奋斗观。这些决定人生走向的重要特质,都是在课堂之外热火朝天的劳动淬炼中形成的。课

堂之外的经历和体验不但没有耽误学习,反倒成为推动自身努力向学的强大引擎动力。

从事教育行业后,我从生物学科的特点出发,尝试让学生去操场、田间观察花草虫鸟,感受课堂之外万物的生长力量。后来走上教育局长岗位,开展教育减负增效的尝试与探索,推进中小学生社会实践基地建设,都试图在打通课内与课外的循环互通,为学生的成长拓展更为广阔的物理空间和心理空间。学生不论是徜徉在“一城瓷器百馆游”的陶瓷文化视觉盛宴中,还是浸润在“戴云之战”红色文化血脉传承里,抑或是在戴云山麓中小学生实践基地的黄土地上挥汗如雨,他们都将个体成长轨迹与丰富的社会生产实践联结起来。当我们的学生在手拉坯上搓捏成型,在陶板上细描作画,在土地里种出翠绿的青菜,在戴云山间轻抚参天大树,他们的生命底色更足、颜色更亮、成色更美,我们的教育将显得更有意义。

## 师者如光

- 教育就是三分浇灌,七分等待。
- 作业本上的红批注,是您写给我们学生的散文诗。
- 曾经不懂的良苦用心,现在却字字如珠。
- 您站在讲台的模样,是我们年少时,对“认真”最直观的理解。
- 您的话语,是这一生读不完的书。
- 后来我们走了很远的路,才发现最初的方向,是您用粉笔在黑板上划的线。
- 年少对于世界的好奇,在您那里总能找到答案。
- 教育是带孩子走一段路,看一些风景,然后放手让他寻找自己的山河湖海。

## “教师节”特别策划——

## 课堂之外



(CFP 图)

## 师启蒙昧

□王柏霜(诗人,中国作家协会会员)



韩愈在《师说》中写道:“人非生而知之者,孰能无惑?惑而不从师,其为惑也,终不解矣。”也就是说,任何人总是始于蒙昧,成于启迪。一个人如果没有引路人,就像在黑暗中摸索的盲人,无论如何努力,终究走不出永恒的黑暗;一个人如果没有引路人,即便读万卷诗书,也好比夜行无烛,难以参透世间的真相。

幸运的是,我生命里遇到这样一位引路人——高中语文老师林老师。林老师布置写作文,我经常“超额”完成,不仅完成课堂作业,还会将平时课外写的作品一起交上去,请林老师指点。这自然增加了林老师的工作量,但他没有怨言,觉得我写得好的课外习作,还会亲自刻版油印,作为范文在班上讲评,课后遇到我也会指出我写作方面存在的问题。

高中两年,在林老师课堂之外的点拨下,我几乎读遍学校图书馆所有能借到的中外文学名著,写作上也有所进步,这对我后来高考报考中文系、走上文学创作道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。

我读大学期间参加学校的诗社,诗社聘请了多位中文系的老师当顾问。诗社不时邀请这些老师利用课余时间与我们交流,点评诗作,指出不足。也是在这些课堂之外的交流中,我们获得了不同于教室内的启发——没有固定的教学大纲,没有必要完成的课业任务,只有因热爱而生的追问与探讨。

古今中外,无论是在文学还是其他领域,所有成功人士几乎都得益于某位老师的启发。但教育的现场,从不限于教室之内。孔子曾说“不学诗,无以言”,而他与弟子坐而论道的庭除廊庑,何尝不是更广阔的课堂?苏格拉底与柏拉图在街头巷尾的问答与思辨,同样超越了正式的授课,成为西方哲学史上动人的课外篇章。

师启蒙昧,不受困于四壁之间,它可以是廊下的一句点拨,是书页间的一行批注,是超越授课时间的思辨与共鸣……那是混沌中的一盏灯,从此我们得以辨认出通往广阔世界的万千路径。

## 师者,以温以深

□桑梓婧(泉州师范学院文学与传播学院2023级研究生)



教师之颂,多萦于三尺讲台内的传道授业,然吾之所感,尤在课堂之外——我的导师以有温度、有深度的方式,参与并重塑着我的学术人格与生命轨迹。其教也,非尽在言传,更在身教与境教的无声浸润,其育也,非止于知识授受,更在一种学术生存方式的整体示范。

与王春飞老师初见是在研究生复试的考场上,面对决定命运的场合,我的紧张几乎溢于言表。就在问答开始前,王老师温和地笑了笑:“不要紧张,就当做是一次学术上的交流。”瞬间融化了考场的凝重气氛。后来我才明白,这简单的一句话,蕴含着他独特的教育哲学——学术不是冰冷的考核,而是心与心的平等对话。真正的师者,是一个能看见学生内心的人。

成为他的学生后,我更深切地体会到这种教育智慧的力量。王老师极爱哲学,却从不空洞说教。他常在课后与我们“闲聊”,从康德的“纯粹理性”聊到庄子的“无用之用”,从哲学视角解读现象级事件背后的本质。有一次我因论文受阻而焦虑,他没有直接指导方法,而是引用孔子“知之者不如好之者,好之者不如乐之者”,让我重新找回研究的乐趣。王老师将深刻哲思化为日常指引的教育方式,让我们在潜移默化中形成了严谨而不失温度、深刻而不失情怀的学术品格。

最让我感怀的,是王老师那份如同老父亲般、渗透在日常点滴里的深切关怀。他会关怀我们因熬夜改论文伤身,而告诉我们身体才是根本;会注意到谁最近情绪低沉,便轻声询问是不是遇到什么事情;还会以自己年轻时的经历为例,告诉我们如何更好地面对人生中的选择……

师者之责,不止于知识的传递,恰如无数如王老师这般的师者,用一言一行诠释“君子学道则爱人”的真谛——让教育既有思想的厚度,亦有情感的温度,使每一段求学旅程,都成为一场兼具理性与温情的修行。此乃吾师之道,亦是我将终身追寻的为学与为人之境。

## 约稿

“三言堂”是泉州晚报《清源》副刊重点打造的品牌专栏,获评“中国晚报优秀专栏”“全国报纸副刊最佳专栏”。栏目每期刊发三位嘉宾就同一个话题创作的小杂文,每篇600字左右。来稿要求题目自拟、轻松可读、观点鲜明,附作者生活照和个人简介。

下期话题预告:“重阳节”特别策划——孝有新声

篱边菊瓣染透金风,檐角桂花暗度清香,又见重阳。重阳始终将“孝”字刻在文化基因里,但时光流转至今日,“孝道”有了更现代、更鲜活的新声。它不是单向的顺从与绝对的服从,也不是物质堆砌后的心安理得,而是平等尊重基础上的对话与沟通,是情感陪伴中的细微体察,是教父母使用新技术不变的温柔……现代孝道剥离传统孝道中刻板的等级色彩,留下了“爱与尊重”的核心,打破了“距离即疏离”的焦虑,让孝成为跨越山海的日常。诚挚邀请您提笔写下对现代孝道的观察与思考,让爱老敬老的美德,在与时俱进的表达里,永远鲜活如初。

投稿邮箱:qingyuan@qzwb.com

(邮件主题请注明“三言堂”)

截稿日期:9月20日

## 花开有声

□陈楠欣

## 碎碎念